

沉一朝入梦 终生不醒

——读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本

文/胡胜盼

十年创作打磨、面试近两万名演员、九个月的主创集训……由胡玫执导的电影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将于近日上映。相信,随着影片公映,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的小说以及衍生的艺术作品又将会成为议论的焦点。

集,仍然意犹未尽。后来,听了六集编剧周岭先生谈当年改编的幕后故事才知道事情原委。原来,他当时是准备了12至14集的剧本,因为经费及其他原因而被缩减成了6集。周岭先生曾在一次采访中说,“你们批评,我作为编剧接受,但我建议你们同时去看看我当初写的剧本。”如今,展卷细读87版《红楼梦》文学剧本,读者解了心中疑惑,一定程度上也化了周岭先生胸中块垒。

不得不,87版《红楼梦》文学剧本是最努力接近曹雪芹原笔原意的改写和续写作品,三位编剧笔力由此可见一斑。从文学角度看,几乎分辨不出哪里是续补写哪里是曹雪芹原稿,融为一体,读起来酣畅淋漓。一定程度上讲,这些文字还原了剧作最真实的状态。从小说到剧本是一个再创作过程,如何用影视形式成功再现《红楼梦》的艺术精髓,是一个不小的难题。由于严格遵循曹雪芹前八十回所设“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”之写作手法,所以87版《红楼梦》在改编过程中,不仅前三十集最大限度贴近八十回曹雪芹的原意,后六集虽说是全新创作,却也能做到最大可能符合原笔原意,没有违和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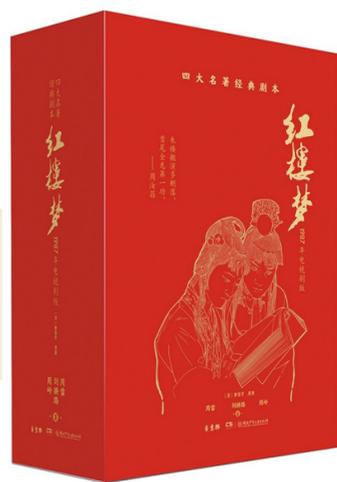
文学语言具有概括性、抽象性、模糊性、间接性的特点,而影视影像则具有直接性、形象性、凝定性、具体性的特点。在体现人物形象的诗意和韵味时,影视语言不如文学语言具有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。经典小说的影视改编中,剧本是对小说原著的二度创作,尽管来源于小说,却区别

于小说。然而,高明的编剧在改编经典小说时是必定会注意原小说的神韵的。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的三位编剧原本就是著名红学家,同时又是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学者。所以,剧本呈现出浓郁的典雅气息自在情理之中。读者阅读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本,与其说是在读剧本,不如说是在读以剧本形式体现的《红楼梦》。而且,这部特别的《红楼梦》还是依据前八十回伏线和红学探佚成果所形成的文本。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,也是相对便宜的感触(脂砚斋重评石头记)原本意韵的便捷路径。这也应该是周汝昌先生之所以要称赞剧本“首尾全龙第一功”的理由。

在87版《红楼梦》导演王扶林看来,对待文学名著必须有敬畏之心,改编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忠实原著,不能损害原著精神。没有质量过硬的剧本,一切都是妄谈。王扶林在开拍《红楼梦》之前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研读《红楼梦》恐怕也不是当下浮躁娱乐圈里哪位导演能做得到的。的确,87版《红楼梦》是三位编剧呕心沥血之作,但也是整个87版红楼组集体的智慧,这恐怕也并不为过。在文学剧本字里行间寻觅,仿佛还能依稀触及他们的呼吸,他们的激情以及他们对《红楼梦》的挚爱。读剧本和读小说的感觉并不一样。读着熟悉的台词,那精彩的画面却在眼前萦绕,这种心灵的愉悦又怎一个美字了得。精装本套袋图书,绒面礼盒,加赠数百幅从未公开过的剧照,红楼十二钗名家画作复刻版,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

剧本更令收藏者喜不自胜。

“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是经典,王立平的《红楼梦组曲》是经典,但王扶林导演的《红楼梦》不是经典。”记得王扶林导演在接受鲁豫采访时,又曾如此笑称。何为经典?经典就是经过时间沉淀和大浪淘沙后依然历久弥新的传世之作。35年的光阴是块试金石,87版《红楼梦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,既是亲历者青春流逝的见证,也是一个浮躁和碎片化的新世界里,后来者不断去缅怀和称颂的对象。87版《红楼梦》已牢牢占据了亿万观众的记忆内存,甚至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这是了不起的。



正是因为经典,导演胡玫在拍摄电影版《红楼梦》时,最深刻的感慨是最难莫过于取舍,“都知道《红楼梦》是说不尽道不完,如何用一部电影的长度来讲《红楼梦》的故事,这就势必要做一些取舍。”于是,创作团队经过长达10年的创作打磨,最终决定以“宝黛钗”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推进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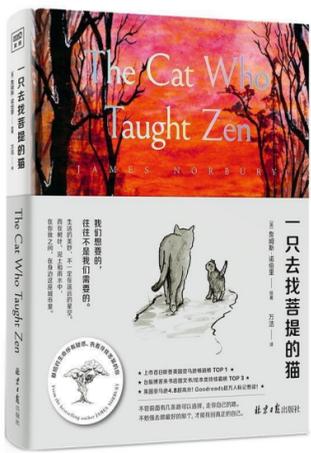
1987年5月2日,由王扶林导演,周雷、刘耕路、周岭联合编剧,欧阳奋强、陈晓旭、张莉、邓婕、李婷、郭霄珍等主演的36集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在央视一套首播。一时间,万人空巷,观者如潮,盛况空前。35年过去了,该剧重播千余次,被誉为“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”和“不可逾越的经典”。2022年,意林传媒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文学剧本,吸引了众多“红迷”们的眼球,也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。

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曾称赞87版《红楼梦》:“乍展荧窗百态丰,仙葩阆苑聚新红。朱楼搬演多删落,首尾全龙第一功。”不过,由于历史条件局限和拍摄技术受限等原因,《红楼梦》原著中许多经典情节并未在该剧中得到诠释,即便是剧本有涉及到,甚至是已经拍出来的许多镜头也因为各种声音,最后在正式播出时被剪辑掉了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为了弥补这种遗憾,阅读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本,试图透过原始剧本一探87版《红楼梦》之庐山真面目就成了许多读者的心愿。

张爱玲曾说:“人生三恨:一恨海棠无香,二恨鲛鱼多刺,三恨《红楼梦》未完。”没有完整结局的小说《红楼梦》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遗憾,也留下了无尽的探索空间,书中人的命运和结局引发了后人的无数猜想。笔者曾经多次看过87版《红楼梦》,总觉得越到后面节奏越来越赶,看完36

菩提,不在树下在当下

文/陈幼芬



最近,常遇图书直播间有清仓打折活动。对书一直很饥渴的我,就兴冲冲地下单,有点小狂欢。

这次,扎扎实实打包来的二十余册书中,有两本名字是带猫字的。猫,富有灵性,身体柔软,姿态优雅,翻腾自如,连命都有九条!真是刚柔兼备到了极致。但选书的时候,全凭感觉,灵异或仙寿之类的,在我脑海里,却是半秒闪回都不曾有的。

一本是《我是猫》,另一本,是《一只去找菩提的猫》。或许是“菩提”二字的引力,也或许,是精致的封面装帧吸睛,我选择先看后一本。

探究伴着好奇,启封一本新书,如同出发一趟陌生的旅程。但,这次旅行,与想象得很不同,风景奇特,行程超级短。简短易懂,我轻而易举地翻完,不劳神,不需要耐心。它荣获我阅读史的短跑冠军,只一盏茶的功夫,我就看完了它。

绘著者英国作家詹姆斯·诺伯里,走的是极简风,厚厚的文本,字少得惊人。客观来说,它是一本画册,文字是配角,用来点睛。清新的彩绘图画,直观描述一只猫的行走故事,旁页配上寥寥数语,言简意赅。大道至简,意蕴丰富,倒也别有一番风味!

菩提,原是树名。菩提树,是榕族榕属的大乔木植物,我国广东沿海多植,在水分充足的热带地区生长迅速。传说,在2000多年前,佛祖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的,菩提树,就成了印度教、佛教的圣树。而菩提,也有了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断绝世间烦恼的智慧之意,与涅槃联系在一起。

信仰,给人精神的力量,人生难免有困境。但难走的路,总是意义不凡。在百转千回的思想中,我渐渐明白,每个人都有自己信念系统私人定

制的独特版本。人有不同活法,各有所求,不尽相同,但殊途同归,人在修行中以生命体悟做导航,生活上不迷失。

“觉悟”二字,拆开来解,就是“学习看见我的心”。《一只去找菩提的猫》,就是那一路的标识,令行路的读者,耳目一新,明心见性。当然,夏虫焉知冰语,读者若是只带脑,不带心,恐怕这些标识也会视若无睹,一一错过。

詹姆斯·诺伯里,是一位热爱自然和动物的艺术家,也是一名插画家。他写作与绘画的灵感,来自动物与森林,来自禅宗文化与东方艺术。他爱万物生灵,最爱猫咪,所以,本书主角,不是人,而是一只猫,一只用行走讲述禅宗哲学的猫。

为了找到传说中那棵能带来无限平静和智慧的古松树,帮助自己理解这变幻迷离的世界,画中的猫,离开城市,孤身投入变幻莫测的森林深处。在寻宝旅途中,猫,不光有身体筋骨上的锻炼,也得遇不少迷茫而挣扎于生活的动物伙伴们的故事分享,收获了许多心灵上的共鸣与触动。

历经重重苦难,猫得偿所愿。有一天,它终于悠然地坐在了向往已久的古松粗壮的枝杈上,精神能量被伟岸大树美美地滋养。它静静地呼吸,闭上眼睛,安坐树上开始冥想,但开

悟的感觉,迟迟未能出现。最后,它意识到,此次出行的意义,绝不是来找一棵树,而是来体验寻寻觅觅过程中各种的经历。它发现,自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得来的片刻心安,确实很动人,但真正的平静,是放下向外求的欲望。心悟开悟,开悟却反而不得!最后,它跳下古松,回到喧嚣的城市,继续平淡而普通的日常。

改变始于困惑!这是一趟心灵的旅程。经历过后,猫已与过去不同。它不再害怕孤独,它学会了用崭新的目光看待周遭。电闪雷鸣中,它听到爆发的力量;薄雾轻风里,它看到天地的柔和温婉;动物小伙伴们倾诉与聆听,它感受到世界并不无聊,自己并不孤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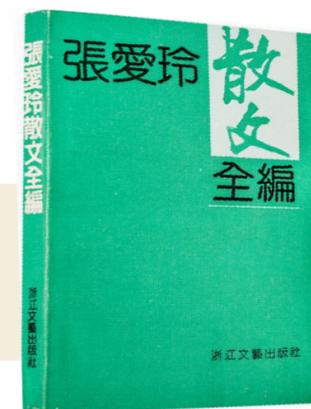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用最简洁直白的创作方式说明:猫的觅松之旅,就是人的修行之道。菩提之路,就是轻舟之行。放下过多想要的,专注十分需要的,从小处入手,美就无处不在。

心灵的宁静,不是必须静修、冥想、灵性导师或熏香来帮忙,也并非要远离人烟隐居山林,而在于时时处处地在行事中“看见”,哪怕人声鼎沸,车流如潮。

不怕念起,就怕觉迟。菩提,不在树下,而在当下。

世俗的沉迷与救赎

文/王旭东



“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。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,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,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,从柴米油盐、肥皂、水和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”。读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,当张爱玲的“谈话风”徐徐向我们吹来的时候,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平和冲淡的凉爽。

这种清凉使我们暂时抛开尘世的烦嚣,诗意地欣赏着如水般漂走的世俗生活,让我们对那种本应细琐无趣的生活保持一份悦纳的心境。你看,张爱玲在淘米时会发现一条胖虫而引发阵阵惊喜;在买菜时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欣赏油润的茄子;她更会在服饰的变迁中解读人性与民意。张爱玲就是怀着那

份深切的恋俗情结,在庸常的物质中,在柴米油盐的怀想中,在水与太阳的润泽中,寻找实际的人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张爱玲是一个能充分体味人生,享受世俗意趣的人。

然而,如果张爱玲是真正地沉迷在世俗深处而没有审美距离的话,她是写不出这种平和隽永的文字,也不可能产生对人生的种种看法。她其实是站在世俗的高处,用审美的眼光在打量世俗,对世俗生活有着一种热爱,沉入世俗又有独特审美,她需要用世俗的欢愉,冲淡郁闷的情思,使世俗成为她心中无数块垒的泄洪道。就这样她一头扎进了世俗,在世俗的世界中乐此不疲。

艺术,是她心灵的栖居地。服

饰、电影、舞、公寓、路景这些世俗物质,仅仅是她精神栖居世界里“有味道的形式”罢了。“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,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地威胁”,在她眼里,“生命只是一袭华丽的、爬满了蚤子的袍”而已,这种生命的残酷感时时冲溢在胸,撞击着她柔弱的身躯,对人生小趣表现出感官上的需求和喜爱,以此寻求存在的意义。正如她自己所说,听见电车响才能入眠,因为电车回厂给她一种“回家”的幻觉,使她那空落的心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。这就是她不厌其详地描写“克林、克赖、克赖、克赖”电车铃响的原因。这也是她沉迷世俗以求救赎的内真心。真实。